

中国古代书家小楷精选
ZHONGGUODAI SHUJIA XIAOKAI JINGXUAN BEISONG SUSHI

北宋 苏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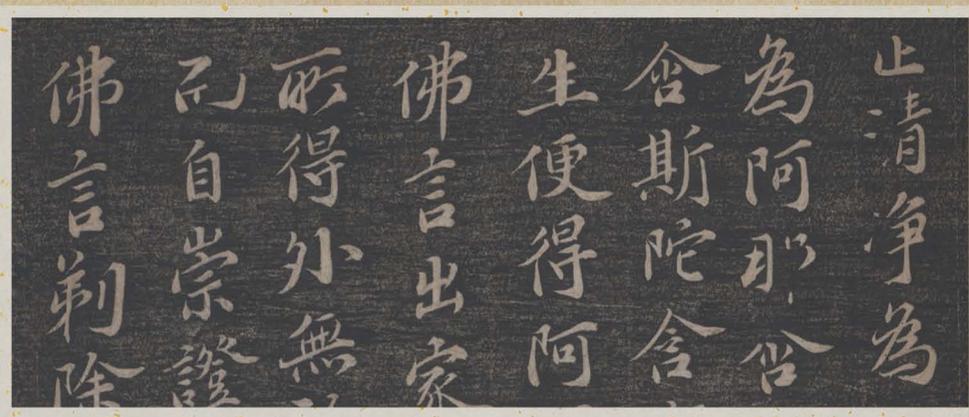
小

楷

精

选

四十二章经



李剑锋
编著

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中国
古代
书家
小楷
精选
系列

北宋

苏轼

小楷
精选

李剑锋
编著

江西
美术出版社
全国
百佳
出版
单位

清刻苏轼书《四十二章经并跋》考

李剑锋

清代刻帖《墨缘堂藏真》卷四中收有苏轼小楷书《四十二章经并跋》，篇幅之长，在传世苏书中罕见，且署款元符三年十一月，距苏轼去世仅半年多的时间，如果为真迹，则是十分可贵的。

一、作品传刻情况

《墨缘堂藏真》刻成于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，为蔡世松撰集，钱祝三摹，摹刻精美，刻自唐至明的名家法书共十二卷。容庚《丛帖目》云：『蔡世松，字友石，号听涛，江苏上元（按，今属南京）人。嘉庆十六年进士，官顺天府尹，降太仆寺少卿。翰墨精妙，尝手摹名人墨迹，刊《墨缘堂法帖》。』^二又，《墨缘堂藏真》卷十之末有蔡世松之子蔡宗茂的小记，云：『先大夫工书法，精鉴别，每见古人真迹，辄追摹爱玩，不忍释手。篋中收藏以及生平过眼者，得《藏真帖》十二卷，钩勒上石。工未竟，而椿堂弃养，不孝荷承先志，敬谨卒业，手泽之存，临颖泫然！道光甲辰岁八月，上元蔡宗茂记。』^三由此可知，在蔡世松生前，并未能完成《墨缘堂藏真》的刊刻工作，而是在其去世以后由儿子蔡宗茂继续完成的。

另有《餐霞阁法帖》，为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），由常州毛渐逵撰集，卷三亦收有苏轼书《四十二章经并跋》，此法帖刻成时间早于《墨缘堂藏真》二十七年。据《丛帖目》记载，《餐霞阁》中《苏轼四十二章经并跋》后有悟静和王元吉二跋。^三《墨缘堂》中《苏轼四十二章经并跋》后有悟静、哮喘素、王元吉、蔡世松、钱泳跋。^四悟静与王元吉二跋相同，可证二帖所刻为同一件作品。

又，清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十记：『文忠书《四十二章经》真迹，余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在福州观于汪筠庄明府斋中，书在绢素，织成朱丝阑。高九寸许，长七尺二寸。小楷，微带行笔，共一百廿八行，前有十数行破裂者，而后幅完好无阙。有宋僧悟静、元王原（元）吉、哮喘素、石羊山樵四跋。吾友陈无轩载入《寓赏编》，兹不复赘。后为筠庄子元度携于行篋，在晋陵舟中遇贼窃去。越二十余年，京口杨子坚忽于友人家见之，今不知所在，惜哉！』^五陈焯《湘管斋寓赏续编》中记载：『宋苏文忠公小楷四十二章经：右绢素织成朱丝直阑，高八寸七分，长七尺二寸馀，字如指顶，楷书微带行意，每行廿二三字，连起空共一百廿八行，虽其前有十数

行破裂，而完好者精神墨气奕奕动人。』『嘉庆丙辰九月与金匱钱上舍立群同客都，转治中见之，钱君许余即诧曰：「此有虫蛀，非闽中物耶？」始知为汪大令焕所藏，盖官闽时得之。大令号筠庄，宜兴人，乾隆己丑进士。此卷筠庄之子携归宜兴，舟中为盗眩筐而去，至不敢与父言，广为物色不可得，又不知为何人鉴赏也。然瑰宝终当出世耳。己未冬再记。』从钱、陈二人的记载中可知此帖墨迹的形制尺寸及在乾隆时期的流传情况。

《墨缘堂藏真》中蔡世松跋云：

坡公书传世者已稀如麟凤，况小楷耶？此《四十二章经》，朗润虚和，姿韵绝胜，以远藏岭峽，故东南鉴赏家多未寓目，而跋尾则已见《志林》矣。道光二年春二月，有人持卷入都求售，余损清俸得之。惟绢本，前卅行拆裂破碎，不可触，余急命良工葺治，乃可观览。甲午岁在皖江臬署钩摹入石，刻成漫记于后。上元蔡世松。此跋记述了蔡氏得到该帖并钩摹刊石的经过，与《履园丛话》及《湘管斋寓赏续编》中所记对比，可知，至晚清，此卷墨迹仍然存世，为绢本，前三十行破损（钱泳和陈焯乾隆六十年见时只损十数行），后面保存完好。《餐霞阁》与《墨缘堂》二刻本都应是据墨迹本钩摹上石，其中《墨缘堂》刻本为蔡世松于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刊刻。惜乎墨迹本今已不可得见。

二、题跋

帖后的几段跋语，对于了解此帖的流传情况很有帮助。

第一跋：

师祖普济奉敕旨建佛迹院道场，演说经典。至理宗皇帝宝庆二年，岁次丙戌，中元日，奉皇太后懿旨，差官秦琛賈水陆蘸（醮）九坛，苏轼书《四十二章经》一卷，着本山住持永远守护吉祥如意者。守山住持悟静记。

此跋者悟静为南宋僧人，佛迹院守山住持。此佛迹院不知具体所在，《东坡志林·游白水书付过》中提到『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，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』。^{一六}若正是这个寺院，则在『罗浮之东麓也，在惠州东北二十里』。^{一七}据此跋，说明该帖在宋代并非一直保存在南华寺，而是后来流入了内府，南宋理宗宝庆二年（1226），复由朝廷赐予佛迹院保存。按，帖首有『敕赐佛迹院道场印记』一枚，似可与此跋相印证，但此印风格似又与宋代官印有出入。

第二跋：

宋代苏、黄、米、蔡四大家真迹，近世士大夫争购，一字一珠尚不能得。今见此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乃苏长公为南华重辩长老书舍。后入内，复赐佛迹院道场住持守护，非龙神佛力，安得无蠹损哉？元贞元年，岁次乙未六月，佛弟子唵存素熏沐礼阅。

此跋者唵存素，元朝人，自称『佛弟子』，大约是在家的居士，而且从其姓氏来看很可能是蒙古人。此跋题于元成宗元贞元年（1295），据其言，此时该帖应仍存于佛迹院，并且完好无损。

第三跋：

世人虽议晋字汉文章，一朝天生一朝人物，各有奇异。即如宋代生四大儒：周、程、张、朱，采揖诸书，化民成俗；书有四大家：苏、黄、米、蔡，各成一体，士庶效习，乃人心所好者不同，爱恶者不一。今见苏长公为僧家书舍此经，端楷道劲，出入势力如辘轳转轮，冲波巨莽（蟒），规矩锋芒，缓疾走笔，寒心破胆。书法不能效一，羞未得穿铁研之工耳。至顺二年辛未五月，太原王元吉识。

此跋者王元吉，亦为元朝人。此跋题于元文宗至顺二年（1331），主要是从书法的角度着眼，评价至高。第四跋蔡世松跋前文已引。

石羊山樵的跋在《墨缘堂》和《餐霞阁》中均未刻，但《湘管斋寓赏续编》中记录了这段跋语：

苏文忠公生平于书师法颜鲁公，其变化之妙，姿态横溢，古色陆离，兼挟以不可磨之气在。小楷真迹尤如凤毛麟角。昔时黄涪翁赞之当为当代第一。兹获购是《四十二章经》卷，去宋已远，且未云计其绢素点画无缺，何喜使愚陋中管窥于数百载翰墨间，犹得仰想其风神。时辛卯腊月石羊山樵漫志之以纪崇德。

由此跋可知石羊山樵也曾是此帖墨迹的收藏者，若依钱泳所记石羊山樵是元代人，则『辛卯』应为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。

以上诸跋，特别是宋元人的跋语，若皆为真，则此帖可谓流传有序。

三、苏轼跋语考察

考察此帖的关键在于苏轼的一段跋语，因为在跋中明确记述了书写此《四十二章经》的缘故，现抄录于下：

予迁岭南，始识南华重辩长老，语终日，知其有道也。予自岭南还，则辩已寂久矣。过南华，吊其众，问塔墓所在，曰：我师昔在寿塔，南华之东数里，有不悦师者，葬之别墓。既七百餘日矣，今长老朗公，发而归之寿

塔，改棺易衣，举体如生，衣皆鲜芳，众乃大愧服。东坡居士曰：辩视身为何物，弃之尸阯林以饲鸟鸢何有，安以寿塔为？朗公知辩者，特欲以化服同异而已。乃以茗果奠其塔。辩尝欲得余小楷，因书此经，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，并记其事，以识挂剑之意。时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，东坡居士轼。

这段跋语引出了苏轼与南华寺及重辩禅师的一段因缘。苏轼一生出入三教，交游甚广，与许多僧道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苏轼有很深的佛学造诣，通晓佛学经典，特别是在其晚年，在思想上更加亲近释家，他也常为他入书写佛经作为酬赠。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苏轼贬谪惠州，途经曹溪，入南华寺谒六祖，由此结识了重辩禅师，『语终日，知其有道』。二人实际仅此一面之缘，但惺惺相惜，之后保持了密切的联系，《苏轼文集》中今存苏轼写给重辩的书信十三封，^[1]从信中内容可知他们彼此挂念、互报平安、互赠礼物的情形，重辩还多次派人苏轼、苏辙兄弟间传递书信，苏轼亦为重辩书写碑铭多篇，其情谊可感。后苏轼再贬海南，于元符三年（1100）方渡海北归，途中再『游南华，宿山水间数日』，而此时重辩『已寂久矣』。苏轼『乃以茗果奠其塔』，并书其逸事『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』。在《苏轼文集》中有《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》一篇，现亦录于下：

契嵩禅师常曛，人未尝见其笑。海月慧辩师常喜，人未尝见其怒。予在钱塘，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。嵩既茶毗，火不能坏，益薪炽火，有终不坏者五。海月比葬，面如生，且微笑。乃知二人以曛喜作佛事也。世人视身如金玉，不旋踵为粪土，至人反是。予以是知一切法，以爱故坏，以舍故常在，岂不然哉？予迁岭南，始识南华重辩长老，语终日，知其有道也。予自海南还，则辩已寂久矣。过南华，吊其众，问塔墓所在，众曰：我师昔作寿塔，南华之东数里，有不悦师者，葬之别墓。既七百餘日矣，今长老明公，独奋不顾，发而归之寿塔。改棺易衣，举体如生，衣皆鲜芳，众乃大愧服。东坡居士曰：辩视身为何物，弃之尸阯林，以饲鸟鸢何有，安以寿塔为？明公知辩者，特欲以化服同异而已。乃以茗果奠其塔，而书其事，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。时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。^五

对照跋语与这段文字，发现有很大的相似性，但也存在差异，较大的差异有以下几处：

- 一、《逸事》起首『契嵩禅师常曛』至『岂不然哉』一段，为跋语所无；
- 二、跋语『予自岭南还』，《逸事》作『予自海南还』；
- 三、跋语『今长老朗公，发而归之寿塔』，《逸事》作『今长老明公，独奋不顾，发而归之寿塔』，特别是

『朗公』与『明公』的差异，

四、跋语『朗公知辩者』，《逸事》作『明公知辩者』，差异同上；

五、跋语『辩尝欲得余小楷，因书此经，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，并记其事，以识挂剑之意』，《逸事》作『而书其事，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』；

六、跋语『时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』，《逸事》作『时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』；

七、跋语末尾『东坡居士轼』，为《逸事》所无；

八、重辩之『辩』字在《逸事》中通篇一致，而在跋语中不统一，时写作『辩』，时写作『辨』。

这些差异的存在，使我们不得不作出分析和判断。总体看来，当以《逸事》文字更为合理。首先，『契嵩禅师常瞑』至『岂不然哉』一段，并非题外之话，而是以契嵩和海月的事迹引出『一切法，以爱故坏，以舍故常在』的道理，从而类比重辩『视身为何物，弃之尸隄林，以饲鸟乌何有，安以寿塔为』的境界。其次，元符三年，苏轼再入南华时，南华寺的住持为明禅师，是他接待了苏轼一行，苏轼亦为他写有《南华长老题名记》，《苏轼文集》今存苏轼致明老书信三封。^{二〇}由此，『今长老明公』的说法很合理，若作『朗公』，则不知何许人也。第三，是署款的时间问题。在《苏轼文集》中，有两篇记明确切时间的文字，一为《书罗汉颂后》：『佛弟子苏轼自海南还，道过清远峡宝林寺，敬颂禅月所画十八大罗汉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。』^{二二}另一为《游广陵寺题名》：『东坡居士渡海北还，吴子野、何崇道、颖堂通三长老、黄明达、李公弼、林子中，自番禺追伐至清远峡，同游广陵寺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。』^{二三}说明至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，苏轼尚在清远，要抵达韶州曲江的南华寺，尚须经过英州，中间有三百多里的路程，且苏轼一行走走停停，从时间上说，十一月十九日苏轼要出现在南华寺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苏轼到南华的时间应当在十二月。

综上，我们不得不对跋语产生很大的疑问，因为，除非均出自苏轼的笔误，否则我们要肯定跋语，就得推翻《苏轼文集》中的许多内容了。

又，《东坡志林》亦有此篇，题作《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》，录于下：

契嵩禅师常瞑，人莫尝见其笑。海月慧辨师常喜，人未尝见其怒。予在钱塘，亲见二人皆跌坐而化。嵩既茶毗，火不能坏，益薪炽火，有终不坏者五。海月比葬，面如生，且微笑。乃知二人以瞑喜作佛事也。世人视身如金玉，不旋踵为粪土，至人反是。予以是知一切法，以爱故坏，以舍故常在，岂不然哉？予迁岭南，始识南华重辨长老，语终日，知其有道也。予自岭南还，则辨已寂久矣。过南华，吊其众，问塔墓所在，众曰：我师

昔有寿塔，南华之东数里，有不悦师者，葬之别墓。既七百餘日矣，今长老朗公，独奋不顾，发而归之寿塔。改棺易衣，举体如生，衣皆鲜芳，众乃大愧服。东坡居士曰：辨视身为何物，弃之尸陀林，以饲乌鸢何有，安以寿塔为？朗公知辨者，特欲以化服同异而已。乃以茗果奠其塔，而书其事，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。时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。^{二二三}

我们发现，跋语中文字与《文集》出入的地方，多处却与《志林》相同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是《文集》错了吗？其实不然，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，《文集》错的可能性很小，错讹可能性较大的仍然是《志林》。如果我们假设此帖为伪作，那么，一种合理的推论就是，作伪者所根据的底本正与《志林》所据相同（不说跋语依据《志林》，乃因今本《志林》成书于明代，而此卷《四十二章经》产生的时间可能更早），在此基础上增损文字，删去开头一段，并在末尾加进『辩尝欲得余小楷，因书此经……以识挂剑之意』一句，从而使这段文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长篇经文后面的跋语。

四、《四十二章经并跋》的书法

本卷书法为小楷书，间有行书笔意，诚为可喜。苏轼自谓『作大字不如小字』，^{二二四}又云『醉中亦能作小楷』，^{二二五}可见工夫之深湛。前引元人王元吉的跋中对此卷书法作了评论：『端楷遒劲，出入势力如辘轳转轮，冲波巨莽（蟒），规矩锋芒，缓疾走笔，寒心破胆。』我以为『端楷遒劲』四字尚属中肯，其余皆大而无当，言过其实。此卷小楷的特点正在于圆润秀雅，深具苏书三昧，但也正由于它过于圆润精巧，置之东坡晚岁书作中，则颇有不相谐之处。郭畀云：『（东坡）晚岁自儋州回，挟大海风涛之气，作字如古槎怪石，如怒龙喷浪，奇鬼搏人，书家不可及也。』^{二二六}此论甚为得之。苏轼晚年一路贬谪，饱经风霜，幸得生还大陆，体力精力早已不复当年，然而他在精神上却得以臻于天人合一的自由之境，纵横捭阖，尽脱拘挛，这表现在其书法上则可谓忘怀楷则，人书俱老。这种『老』不单是由于体力的衰退，指腕的颤抖而引起的对于毛笔的精确控制能力的减弱，更表现为字里行间的一股老辣之气和沧桑之感，或即为郭畀所言『大海风涛之气』。而这种气息，正是此卷《四十二章经》所缺少的。

我们可以找出几件苏轼晚年的书作以为对照。《与赵梦得书》，即《渡海帖》，书于元符三年六月十三日，比《四十二章经》署款的十一月十九日早五个多月。《答谢民师论文帖》，书于元符三年十一月五日，比

《四十二章经》署款仅早十四天。另有《与杜传书》，即《江上帖》，书于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四月二十八日，比《四十二章经》署款晚五个多月。以上三帖均用墨浓重，提按明显，方圆并施，结体欹斜，右肩耸起，行笔中的抖动如『屋漏痕』，更添韵味，真如『老熊当道，百兽畏伏』。^{二七}若考虑到墨迹与刻帖之间的差别，可再举一例，《西楼苏帖》中有《照明张侯永康所居万卷堂一首》，书写时间亦当在建中靖国元年四月间，也属小字行楷，不难看出风格气息上与上举三帖的共通之处，以《四十二章经》比之，则明显稚嫩妍巧许多。

五、结论

由以上对于文字内容和书法风格特征的分析，我倾向于认为此件作品并非苏轼真迹，而是出于精习苏书者的仿作。仿制的时间至晚不会晚于清乾隆年间，但若在明以后，则几段宋元人的跋也自然非真了，所以，此卷产生的时间在南宋初年的可能性更大。苏轼书法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巨大，效习者众多，能至惟妙惟肖者亦不在少数，像《水浒传》中描写的圣手书生萧让就是这样的人。而苏轼书法又是收藏家热捧的对象，就像哼存素跋中所言『士大夫争购，一字一珠尚不能得』，因此仿造苏轼书作就成了一种射利的手段，进而蔚然成风，历时不衰，清代姚学经所刻《晚香堂苏帖》（即所谓『小晚香堂』者）多为伪帖即是一例。当然，即使此作并非真迹，它也并非就毫无价值。这件作品字数众多，点画精到，具备典型的苏轼书法风貌，并且这种小楷书在苏轼传世作品中并不多见，所以，我认为此帖可以称得上是学习苏体小楷很好的范本。真伪问题与作品本身的艺术性是可以分开的，去除了史料价值并不等于也否定了其艺术价值。

注释·

[一][二][三][四]容庚·《丛帖目》，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715页，第714页，第620页，第711页。

[五]钱泳·《履园丛话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272页。

[六]苏轼·《游白水书付过》，《东坡志林》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3页。

[七]苏轼·《白雪山佛迹岩》自注，《苏轼诗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2079页。

- [八] 参见《苏轼文集》第六十一卷《与南华辩老十三首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871页。
- [九] 苏轼：《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》，《苏轼文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2053页。
- [一〇] 参见《苏轼文集》第六十一卷《与南华明老三首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889页。
- [一一] 苏轼：《书罗汉颂后》，《苏轼文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2073页。
- [一二] 苏轼：《游广陵寺题名》，《苏轼文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2584页。
- [一三] 苏轼：《故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》，《东坡志林》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51页。
- [一四] [一六] 见马宗霍辑《书林藻鉴书林纪事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130页。
- [一五] 苏轼：《题醉草》，《东坡题跋》，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57页。
- [一七] 赵孟頫语，见马宗霍辑《书林藻鉴书林纪事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131页。

李剑锋，四川乐山人，中国人民大学美学博士，主攻书法理论与实践。曾任国家艺术核心期刊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·造型艺术》《中国书法》杂志编辑。获教育部『学术新人奖』。现为北京印刷学院文化产业系教师，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师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

四十二章经

世尊成道已，作是思惟。离欲寂静，是最为胜。住大禅定，降诸魔道。於鹿野苑中，转四谛法轮，度憍陈如等五人，而证道果。

复有比丘，所说诸疑，求佛进止。世尊教敕，一一开悟，合掌敬诺，而顺尊敕。

佛言：辞亲出家，识心达本，解无为法，名曰沙门。常行二百九十戒，进止清净，为四真道行。成阿罗汉者，能飞行变化，住寿命，动天地；次为阿那含，阿那含者，寿终魂灵，上十九天，於彼得阿罗汉；次为斯陀含，斯陀含者，一上一还，即得阿罗汉；次为须陀洹，须陀洹者，七死七生，便得阿罗汉。爱欲断者，譬如四支断，不复用之。

佛言：出家沙门者，断欲去爱，识自心源，达佛深理，悟佛无为。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心不系道，亦不结业。无念无作，无修无证，不历诸位，而自崇证最，名之为道。

佛言：剃除须发，而为沙门。受道法者，去世资财，乞求取足，日中（一）食，树下一宿，慎不（再）矣。使人愚（蔽）者，爱与欲。

佛言：众生以十事为善，亦以十事为恶。何者为十？身三、口四、意（三）。身三者，杀、盗、（淫）。口（四）者，两舌、恶骂、妄言、绮语。意三者，嫉、恚、痴。不（信）三尊，以邪为真。优婆塞行五事，不懈退，至十事，必得道也。

佛言：人有众过，而不自悔，顿止其心。罪来归心身，犹水归海，言成深广。何能免离？有恶知非，改过得善，罪（日）消灭，得（后）会得道也。

佛言：人愚以吾为不善，吾以四等慈护（济）之。重以恶来者，吾（重以善）往。福德之气，常在此也。害气重殃，反在于彼。有愚人闻佛道，（守大）仁慈，以恶来善往，故来骂佛。佛默然不答，愍之痴冥，狂愚使（然）骂。止问曰：子以礼从人，其人不纳，实理如之乎？曰：持归。今子骂我，我（亦不纳），子自持归，祸子身矣。犹响应声，影之追形，终无免离，慎（为）恶也。

佛言：恶人害贤者，犹仰天而唾，唾不污天，还污其己身。逆风扬尘，尘不污彼，还坌于身。贤者不可毁，（过必灭）已也。

佛言：夫为道者务博爱，博（爱）施德莫大施，守（志）奉道，其福甚大。睹人施道，助之欢喜，亦得福报。

质曰：彼福不当减乎？

佛言：犹如炬火，数千百人，（各）以炬来，（取）其火者，熟食除冥，（彼火如）故，福亦如之。

佛言：饭凡人百，不如饭一（善）人。（饭善）人千，不如饭持五戒者一人。饭时持五戒者万人，不如饭一须陀洹。饭须陀洹百万，不如饭一斯陀舍。饭斯陀舍千万，不如饭一含阿那舍。饭阿那舍一亿，不如饭一阿罗汉。饭阿罗汉一亿，不如饭辟支佛一人。饭辟支佛百亿，不如饭一佛学，愿求佛，欲济众（生）也。饭善人，福最深重。凡人事天地鬼神，不如孝其亲矣，二亲最神也。

佛言：天下有二十难：贫穷布施难，富贵学道难，判命不死难，得睹佛经难，生值佛世难，忍色离欲难，见好不求难，有势不临难，被辱不嗔难，触事无心难，广学博究难，不轻末学难，除灭我慢难，会善知识难，见性学道难，对境不动难，善解方便难，随化度人难，心行平等难，不说是非难。

有沙门问佛：以何缘得道，奈何知宿命？佛言：道无形相，知之无益，要当守志行。譬如磨镜，垢尽明存，即自见形。断欲守空，即见道知宿命矣。

佛言：何者为善？惟行道善。何者最大？志与道合大。何者多力？忍辱最健，忍者无恶，必为人尊。何者最明？心垢除，恶行灭，内清净无瑕。未有天地，逮于今日，十方所有，未尝不见。得无不知、无不见、无不闻，得一切智，可谓明乎！

佛言：人怀爱欲，不见道者，譬如浊水，以五采投其中，致力挽之，众人共临水上，无能睹其影，爱欲交错，心中为浊，故不见道。若人渐解忏悔，来近知识，水激秽除，清净无垢，即自见形。猛火著釜下，中水踊跃，以布覆上，众生照临，亦无睹其影者，心中本有三毒，涌沸在内，五盖覆外，终不见道。恶心垢尽，乃知魂（灵）所从来，生死所趣向，国土道德所在耳。

佛言：夫为道者，譬如持炬火入冥室中，其冥即灭而明犹存，学道见谛，愚痴都灭，无不明矣。

佛言：吾何念？念道。吾何行？行道。吾何言？言道。吾念谛道，不忽须臾也。

佛言：睹天地，念非常，睹山川，念非常，睹万物形体丰识（炽），念非常，执心如此，得道疾矣。

佛言：一日行常，念道行道，遂得信根，其福无量。

佛言：人随情欲，求华名，譬如烧香众人，闻其香，然香以熏自（烧）。愚者贪流俗之名誉，不守道真，花名危己之祸，其悔在后时。

佛言：财色之於人，譬如小儿贪刀刃之蜜，甜不足一食之美，然有截舌之患也。

佛言：人系於妻子宝宅之患，甚于牢狱，桎梏桎梏。牢狱有原赦，妻子情欲，虽有虎口之祸，已犹甘心投焉，其罪无原赦。

佛言：爱欲莫甚于色。色之为欲，其大无外。赖有一矣，假其二同，普天之民，无能为道者。

佛言：爱欲之於人，犹执炬火逆风而行，愚者不释炬，必有烧手之患。贪淫恚怒，愚痴毒处在人身，不早以道除斯祸者，必有危殃，犹愚贪执炬自烧其手也。

时有天神献玉女於佛，欲以试佛，意观佛道。佛言：革囊众秽，尔来何为？以可斯欲，难动六情，去，吾不用尔。天人愈敬佛，因问道意，佛为解释，即得须陀洹。

佛言：夫为道者，犹木在水，寻流而行。不在左触岸，亦不右触岸，不为人所取，不为鬼神所遮，不为所住，亦不腐败，吾保其入海矣。人为道，不为情欲所惑，不为众邪所诳，精进无疑，吾保其入道矣。

佛告沙门：慎无信汝意，终不可信，慎无与色会，色会即祸生，得阿罗汉道，乃可信汝意耳。

佛告诸沙门：慎无视女人，若见未见，慎无与言，若与言者，救心正行。曰：吾为沙门，处于浊世，当如莲华，不为泥所污，老者以为母，长者以为姊，少者妹，幼者以为子，敬之以礼，意殊当谛惟观。自头至足自视内，彼身何有？唯盛恶露诸不净种，以释其意。

佛言：人为道，去情欲，当如草见大火，来已劫。道人见爱欲，必当远之。

佛言：人有患淫情不止，踞斧刃上，以自除其阴。佛谓之曰：若断阴，不如断心。心为功曹，若止功曹，从者都息。邪心不止，断阴何益？斯须即死。佛言：世俗倒见，如斯痴人。

有淫童女，与彼男誓，至期不来，而自悔曰：欲吾知尔本，意以思想生。吾不想尔，即尔而不生。佛行道，闻之，谓沙门曰：记之，此迦叶叶佛偈，流在俗间。

佛言：人从爱欲生忧，从忧生畏，无爱即无忧，不忧即无畏。

佛言：人为道，譬如一人与万人战。被甲操兵，出门欲战。意怯胆弱，乃自退走，或半道还，或格斗而死，或得大胜，还国高迁。夫人能牢持其心，精锐进行，不惑于流俗狂愚之言者，欲灭恶尽，必得道矣。

有沙门夜诵经，其声悲紧，欲思退悔。佛呼沙门问之：汝处于家，将何修为？对曰：常弹琴。佛言：弦缓何如？曰：不鸣矣。弦急何如？曰：声绝矣。急缓得中何如？曰：诸音普调。

佛告沙门：学道犹然，执心调适，道可得矣。

佛言：夫人为道，所由锻炼，渐深垂去垢，成器必好。学道以渐深去心垢，精进就道。异即身疲，身疲即意恼，意恼即行退，行退即修罪。

佛言：人为道亦苦，不为道亦苦。惟人自生至老，自老至病，自病至死，其苦无量。心恼积罪，生死不息，其苦难说。

佛言：夫人离三恶道，得为人难；既得为人，去女即男难；即得为男，六情完具难；六情已具，生中国难；既生中国，值奉佛道难；既奉佛道，值有道之君难；生菩萨家难，既生菩萨家，以心信三尊，值佛世难。

佛问诸沙门：人命在几间？对曰：在数日间。佛言：子未能为道。复问一沙门：人命在几间？对曰：在饭食间。去，子未知道。复问一沙门：人命在几间？对曰：在呼吸间。佛言：善哉！子可谓为道者矣。

佛言：人为道，犹若食蜜，中边皆甜。吾经亦尔，其义皆快，行者得道矣。

佛言：人为道，能拔爱欲之根，譬如擿县悬珠。一一擿之，会有尽时，恶尽得道也。

佛言：诸沙门，行道当如牛负行深泥中，疲极，不敢左右顾，趣欲离泥，以自苏息。沙门视情欲，甚於彼泥，直心念道，可免众苦。

佛言：吾视王侯之位如尘隙，视金玉之宝如瓦砾，视纨素之（服如）弊帛，视大千世界如诃子，视四耨水如涂足油，视方便门如宝筏聚，视无上乘如梦金帛，视求佛道如眼前华，视求禅定如须弥柱，视求涅槃如昼夜寤，视倒正者如六龙舞，视平等者如一真地，视兴化如四时木。

四十二章经。

予迁岭南，始识南华重辩长老，语终日，知其有道也。予自岭南还，则辩已寂久矣。过南华，吊其众，问塔墓所在，曰：我师昔在寿塔，南华之东数里，有不悦师者，葬之别墓。既七百馀日矣，今长老朗公，发而归之寿塔，改棺易衣，举体如生，衣皆鲜芳，众乃大愧服。东坡居士曰：辩视身为何物，弃之尸阇林以饲鸟鸢何有，安以寿塔为？朗公知辩者，特欲以化服同异而已。乃以茗果奠其塔。辩尝欲得余小楷，因书此经，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，并记其事，以识挂剑之意。时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，东坡居士轼。

敕賜佛
迹隨道
場記

四十二
章經

宋蘇文忠公書

世松

震

蘇文忠公

世尊成道已作是思惟離欲寂靜是最為明仁大禪定降諸魔道

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

復有比丘所說諸疑求佛進止世尊教世一開悟合掌敬諾而

勅

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為法名曰沙門常行二百六十戒進

止清淨為四真道行成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住壽命動天地次
為阿那含阿那含者壽終鬼靈上九天於彼得阿羅漢次為斯陀
含斯陀含者一上一還即得阿羅漢次為須陀洹須陀洹者七死七
生便得阿羅漢愛欲斷者譬如刀支斷不復用之

佛言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白心原上佛深理悟佛無為內無
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世無念無作無備無證不歷諸位
而自崇證最名之為道

佛言剃除須髮而為沙門者法者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

食樹下一宿慎不下長上

敵者愛與欲

佛言衆生以十事為善亦以十事為惡何者為十身三口四意

身三者殺盜淫

心者兩舌妄罵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不

三尊以邪為真優婆塞行正六不懈退至十事不得道也

佛言人有衆過而不自悔頓止其心罪未歸心身猶水歸汙言成染

為何能免離有惡知非改過得苦罪滅得會得道也

佛言人愚以吾為不善吾以四等慈誰

之重以惡來者甚言

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害氣重殊反在于彼有愚人聞佛言